

没有桥的河

(第三部) 住井末 著



没有桥的河

第三部

〔日〕住井末著

张嘉林 李进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住井 末
橋のない川
第三部

本书根据日本新潮社 1963 年版译出

没有桥的河
第三部

〔日〕住井 末 著
张嘉林 李进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²/₃ 字数 226,0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6,000 册

书号: 10188-528 定价: 1.15 元

目 次

野蔷薇 ·····	(1)
高底盆 ·····	(29)
甲鱼 ·····	(82)
踩影子 ·····	(122)
升斗 ·····	(162)
地啸 ·····	(213)
山蜂 ·····	(260)
初穗 ·····	(315)
朝着云的方向走 ·····	(353)

野 薔 薇

风停云驻。大和盆地在淡淡的紫霭笼罩下，步步向前低陷。

是昼夜交替的短暂时刻。

四野沉寂无声。

畑中孝二象在河底游泳一般地缓缓踩着自行车从高田镇回家。这车子是志村敬一转让给的旧家伙，踩起来摇摇晃晃，不过用它上近处办些什么杂事，倒还顶事。现在他是办完事回家，无需心急赶路。况且阴历月半过后，月儿老没露脸，车上又没带灯，要赶路也很不便。

要哭呢，

天没黑透；

赶路呢，

天不够亮……

孝二口下哼着这近来大流行的《流浪曲》。他很欣赏曲里的词儿。跟着还放声唱起来了：

远处灯火闪闪，
篷马车呀，停停吧，
青髻儿呀，歇歇吧。
明儿还得……

这时扑鼻闻到一阵甜滋滋的芳香。原来路沟边上正盛开着一簇野蔷薇。孝二停下车，一足着地，贪婪地吸吸花香。

小森地处穷乡僻壤，环境清静，这正好让孝二可以好好保养身体，蓄积活力，以迎接青春的未来。其实高小毕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健康情况很差，医生一直不许他干重活，到去年秋居然解禁了。现在正是他十七岁的春天，眼看身高体重都明显增长了，怎能不使祖母和母亲高兴得刮目相看？

加上孝二已经在志村国八的家庭作坊里学得了一手制履技艺，同伙们老是说：“手艺高强身体棒，走遍天涯不着慌。”对孝二说来，这已经不是光说说好听的空话，而是切身体会到的真理了。他身高五尺二，体重五十余公斤，对于自己的生活前途充满信心。

孝二正要重新骑车上路的当儿，抬起头，忽然吃了一惊。

难道是错觉，花丛那边，怎么有东西在蠕动？田上的麦

苗都纹丝不动，怎么那野蔷薇偏偏异样？

孝二马上踩车向前。

竟有一个人蹲在那儿，低弓着背，双臂紧抱膝盖，脑袋伏在膝盖上不看人。在这黄昏时刻，蹲在这奇特场所，莫非是小森地方的什么人，或者至少跟小森地方有些什么关系的人？

且试问一下吧：“老乡，你好！”

可是没有反应。

孝二感觉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奥妙。于是再来一声：

“老乡，你好！”

“你好。”对方终于答腔了，可仍蹲着没抬头。

孝二又吃一惊。听那口音，好象是村上秀昭，不，这是不可能的。

孝二侧耳听听，希望再听到些什么。

可是那人仍然背朝着他一动不动，看那模样，好象希望这个罗唆的多事人快快离开才好。

假如他是秀昭，我又该怎么办呢？不管怎的，究竟是不是秀昭，必须弄个明白，于是，“咳”地一声先打个招呼，然后自报姓名说：“我是小森的畑中孝二呢。”又不由得撒了车铃，大概是要借铃声打破这尴尬局面。

那人立起身，衣裾散开，是穿的裙裤。

他回过头来，薄暮中只见他高高的鼻梁，显得白苍苍的。

果然是秀昭。

“秀哥!”

孝二仿佛受到猛浪的冲击,这喊声刚从心底涌起,便立刻化为泡沫消失了。他茫然地站着。

秀昭也一样。但终于开腔说:

“没想到竟是孝二君。”

“.....”

“由于久没见面的缘故吧。”

“.....”

“可我怎么也忘不了你和诚太郎君。”

“.....”

“而且不久前,路村……不,听说现在已改称大崎的西泽君来信告知了你兄弟俩的消息,这才知道你们同西泽是表兄弟关系。”

“是吗。”

孝二好不容易回答一声。其实,他急于想知道这回秀昭回乡是不是临时性的,终于转弯抹角地试探道:

“秀哥,你的行李呢?”

“.....”

“把你的行李搁在我的车架上吧。”

“谢谢。身边就一个手提包。”

看来,其他行李已经运到安养寺,或者日后运来,那末,该当不是暂时性的休假了。

“秀哥,那手提包还是请搁在我车上,可以让你轻便些。”

孝二把车架上自己的东西拿下来悬到车把上。是一把镰刀、一束鲱鱼干和一包火柴，悬在车把上也没什么不稳当。

“那就麻烦你了。”

秀昭边说边要提起放在脚边的提包，孝二却抢去提了过来，分量可不轻呢。

“很重吧？里面放了些书，所以重。”

“没关系。即使连秀哥坐上来，我也能行。”

孝二把提包放在车架上，用绳子绑好。

“谢谢你帮了大忙！我从火车站一个劲儿跑到这儿，已经累坏了，又闻到这阵阵醉人的花香，人都快瘫下来了。”秀昭笑着说出了此时真情实感，可不知对方能领会否。

“我也是闻到这花香，才一下子停下车的。”孝二说。

“这么说，咱们倒果然缘分不浅。”秀昭又笑了。

孝二也笑了。

“话虽这么说，幸亏你对我自报了姓名。”

“因为一听那口音，象是你秀哥。”

“我可全没想到是你，你那口音一点不象十年前了。是的，口音是会变的……所以，要是你只说一声‘你好’，便骑车走了，我也许还蹲在这儿起不来。”

不管起不来，还是不想起来，他是要独自静静地在那儿思索些什么吧。再不然，就象诚太郎在一次信上所说的，秀昭跟一般人回故乡不同，冬天感到路上冰冰冷、夏天又感到酷热难当，加上此刻又是黑黝黝的夜晚，就更使他蹲着起不

来了。

孝二揪了一下车铃，表示可以上路了。

“我已经在这儿蹲了半时光景呐。”秀昭要离开花丛时说，“我看到这花丛跟十年前的丝毫未变而感到心安，所以当这暮色渐深的时候，直蹲着看看四周景物，来考验考验自己的记忆力。”

孝二故意慢慢推着车子走，可惜车轮转得意外地快，仿佛存心要夺去他这宝贵的时刻似的。

“我记得，”秀昭也不时停步说，“每年自开春到这时，暮色从生驹山向盆地中央扩展开来，先是浅蓝色，跟着转为紫色，逐渐加深，末了变成紫灰而进入黑夜。不过这是象今天这种晴天的情况；要是雨天，暮色是同雨脚一起从天而降、来跟黑夜握手的。可是一到夏天呢，黄昏就在生驹山的皱襞间停滞不前，怎么也不下到盆地中来。所以，往往是一下子黑夜就代替了白天。我这么说，你可能感到奇怪吧。不过，这确实是离乡十年的我在梦中常见的故乡景象，别的人也许不一样。”

“不过秀哥，我倒多少懂得你的心境。”

“是吗，”停了一会，秀昭又说：“那末顺便再说说秋天的黄昏。秋天的暮色，不是从生驹山上降临下来，而是从人们足底的泥土下冒出来的，是红褐色的。”

“咳，那是一点儿不假。”孝二应声说道。

对这从足底冒上来的黄昏，孝二有过多次切身的体会：在那迅速西倾而下的夕阳下，人们一个劲儿地抢割着稻子

的时候，连说句话、伸一下腰的工夫都没有，那红褐色的黄昏，不知何时已悄悄地伸到你的手边来了。确实如秀昭所说，它是从人的足底泥土下冒上来的。

“因此，我渴望秋天来到时，再亲眼看看这红褐色的黄昏。也许人家会说，那是一个无聊的画家的胡话。”

“就算人家说是胡话，我听来却感到再高兴没有，因为从这话里，我知道秀兄要在小森呆下来了。”孝二这么暗下想着，他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于是又按了一下车铃。

“对啦，孝二君，西泽君信里说，你和诚太郎君都早已读过《破戒》^①了，是吗？”

“对，读是读过……”

“说实在的，我知道这一点，真是感到抱歉！那书是早该由我提供你两兄弟才是。”

“……”

“孝二君，不知你还记得不？”

孝二马上回答说：“记得呢，秀哥，”因为一提到《破戒》，他就会想起早先那年下雪天的事，那一切都还深深印在脑海里。不过这回他没马上回答，只是望了望秀昭的侧脸。

“那年的新年下了一场罕有的大雪，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你那时的嗓音，还象女孩子般幼嫩，不会记得太清楚了吧。我从八木归来，在坂田前面一点赶上了你们兄弟俩。你们大概是去岛名玩了来，还有一位朋友伴送来的。”

^① 岛崎藤村(1872—1943)的著名长篇小说，写“秽多”的悲惨生活。

“那朋友是松崎丰太君，现在在京都大学。”

“这样看来，你也还记得那天的事。”

“是啊。秀哥还让我坐上你的自行车，直推到大桥才下来。路上积雪在融化，泞滑得很，秀哥一定为我累坏了。我现在一骑自行车，便会记起这个来。”

幸亏天色越来越黑了，让孝二可以趁秀昭不注意的当儿，赶快拭去盈眶的泪水。

“是这样吗。”秀昭低声说，跟着叹了口气。那往事竟在孝二心中铭记得那么深刻，这是多么令人感激啊！不过在这感激的同时也刺痛了秀昭的心。

“后来，咱们在河堤上休息了一会。朝小森方向一侧的河堤边，雪全融化了，所以直接坐下去也不怎么湿。”

“你的记性真好，什么都记得。”

“.....”

孝二默默无语地推着车子走了一阵。自行车即使碰到稍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也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这么说来……”秀昭挥着右手，象是要抚弄路边的麦穗，“那天咱们三人谈了些什么，孝二君该当也记得吧？”

“记得。”

“当时我谈了《破戒》的情节。”

“是的，你谈过后，我哥哥气愤得把拿在手上的木屐拍击着说，这个丑松^①居然低头哈腰地向小学生们认罪，说什

① 《破戒》的主人翁。

么自己不该把秽多的身份一直隐瞒着，这是未免太没骨气了！”

“是这样。我也忘不了诚太郎当时的话。他说，‘认什么屁罪啊！把所有叫他秽多的家伙狠狠揍一顿，不就得啦！’真是，那时的诚太郎君，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

“是。”

“听说现在在大阪干得满有劲吧？”

“是。不过照和一表哥说起来，我哥哥也是一个丑松。表哥说，凡是小森出去的人，都会变成丑松，我觉得这话倒说到了节骨眼了。”

“是这样。怪不得这十年来西泽君老是叱责我是个丑松。真的，从西泽君看来，我是个道地的丑松。可是从今天起，我是再不甘当丑松了。”

孝二发觉秀昭在微笑。

“是呀。出外是丑松，归来就是小森的村上秀昭。这，西泽君也一定会承认我的吧。”

孝二这回清楚地听到了秀昭的笑声。

那末，是什么力量使秀昭与丑松诀别的呢？孝二一边眺望着越来越远的小森的灯光，一边思索着用适当的话来问问他。

可是秀昭继续说：

“可惜我是因为比丑松更没骨气，才这样想恢复做一个村上秀昭的，对西泽君也没什么值得夸口的。我对那越狱犯般的生活，实在感到精疲力竭，再过不下去了。”

“嗨，越狱犯？”

“是的。”

“难道秀哥……？”孝二住口了。

“当然不是那种砸破镣铐、象越高墙脱逃的越狱犯。但我那时日日夜夜提心吊胆要提防暴露身份这一点，是跟越狱犯丝毫没两样的。这种心情，在没体验过丑松式生活的你，是难以想象的吧。”

秀昭多次抚弄路边的麦穗，唰唰作响。麦穗长着自卫的芒刺，秀昭手触芒刺，感到仿佛触及了故乡的肌肤……

“反正我望见前面的灯火就心安了。”秀昭伸伸腰，挺起胸说，“我只要来到那灯光下，便不管谁在私下笑骂我，也全不在意。从此每晚定可美美地入梦了。”

没一会儿，秀昭和孝二终于来到了那灯光下。是一盏照耀着安养寺山门的十支光电灯。虽然不耀眼，但秀昭仿佛依靠它的照明，发现了什么确实无讹的东西，激动地说：

“你还是象哥哥诚太郎呐。”

孝二卸下车架上的手提包交给秀昭，说：

“秀哥，那么，今晚暂且同你分手了……今天你累了，早些睡吧。”

“真是谢谢了。”

孝二低着脑袋骑上了车子。悬在车把上的鲑鱼干发散出扑鼻的油香。

二

灶间在烤鲱鱼干，香气弥漫。这是笔子一家今年的首次尝新。

“并没要你上街买什么，阿孝，亏你想得周到，买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回来。”

笔子向来爱吃鲱鱼，她边说，边垂涎欲滴。

虚岁六十七的老祖母缝子，牙齿还挺健，说是鲱鱼煮烂了吃，倒不如烤起来吃有劲儿，这会儿正等着鲱鱼烤好端上桌来……她们年年过着穷日子，没什么好吃的，但每天那等待吃晚饭时的高兴劲儿，老小三口是一样的。

火烤的鲱鱼，免不了沾附着草灰，吃起来怪粗涩的，可她们三人吃得津津有味，粥也比往日喝得更滑嘴。并且今晚的粥，不是往常的清粥，而是浮着青蚕豆的粥，完全是应时的风味。

“诚太郎爱吃山芋粥，可更爱这青蚕豆粥。”缝子说，“不过，他现在早已记不得吃粥的味道了吧。”

“是啊，诚太郎真幸运啊。”笔子马上附和说：“这年头米价涨成这样，搞得不好，连喝口粥也不容易，那孩子可一点儿用不着担心。”

“啊哈哈……”

老祖母笑了。她认为：从诚太郎的立场来说，大米涨价，岂但不用担心，反而是欢迎的吧。她觉得这是出于情理

的事，但又为孙子的幸运而高兴。

“可是婆婆，人心这玩意是没底的，吃了山珍又想海味，阿诚那孩子有了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却说那么不识好歹的话，等他回来，我一定要好好训他。”

这“不识好歹”是指：诚太郎的东家安井德三郎通过井野的悠治舅舅说媒，要为女儿麻子招赘，诚太郎居然回答“暂且慢来”。

“我说阿笔，这倒难怪诚太郎，目下他正在等候兵役检查，在没检定以前，是不能马马虎虎答应人家的。”

事实上确是这样，诚太郎的检查期是六月五日，只有十天了，等检查后看结果再说也不迟。

“那，我也何尝不那么想，不过要是错过这么一门好亲事，不会再有第二回，所以要定下来，还是趁早定下来的好，也让咱们了却一桩心事。再说，就算服兵役，大不了半年就可回来了。”

是的，按旧例，小森的合格壮丁，一般只当六个月的辎重输送兵，就可退伍的。

“可是，半年也罢、两年三年也罢，总得看检查结果再说。阿诚是为慎重起见，所以要求再等一等。好吧，反正他马上就要回来了，那时大伙尽可多谈谈。阿孝，你跟哥哥也已好久不见面了，定有满肚子话要谈吧。”

祖母对孝二笑笑，把小碟子里剩下的鲱鱼屑送进嘴里，鱼屑冷了，比较难嚼，便在口里含上一会，觉得其味无穷。

孝二说声“吃饱了”，放下筷子，可不想马上走开。这并

不是想对哥哥的亲事插嘴，而是决定不下要不要把秀昭离乡十年后才回来的消息照实告诉母亲她们。

“秀昭回来了，我在路上遇到的。”要是可以这么直截了当转告就完事，倒也简单。问题是，老奶奶和妈听了这消息后，恐怕还要问长问短，我若把秀哥“我对那越狱犯般的生活，实在感到精疲力竭”的话照实告诉她们，那末一定会无情地打破她们正在做着的美梦：她们认为现在诚太郎真象一个米店老板，过着与小森绝缘的生活，是无上幸运的。

从高田镇上买来的镰刀还包着悬在自行车车把上，本想晚饭后请教老奶奶和妈，再慢慢把刀柄装上。

“嘿，买来了镰刀，竟忘掉了。”

其实决非忘掉，而是为了转换话题，作得忽然想起来似的。

“是什么样的啊？”

“是把好镰刀。”

“真的？”老祖母说笑似地说，然后赶快收拾饭桌。

不一会，孝二拿来了镰刀。

“唷，这可让你碰上了好家伙。”老祖母用手掌接过镰刀。

孝二苦笑着说：“不是碰上，而是我用心挑选来的。”

“啊哈哈……对，闭起眼胡乱拿，是不容易拿到好货色的。”

“不过呢，”这回是笔子开腔了：“有时一心想挑好的反而挑不到，有时好容易自以为挑到了，旁人看看却说不行。什么事情，一半还得靠运气。”